

快园道古

〔明〕张岱著



责任编辑：蒋金德

封面设计：邵秉坤

快园道古 (明)张岱撰

高学安 标点
余德余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4.75 插页2 字数80千 印数1—3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347·33 定 价： 1.10 元

出版说明

张岱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谈到他著有《快园道古》一书，但未见有刊本行世，有人认为它已经散佚。不久前，我们在访书过程中，在绍兴市鲁迅图书馆发现了它的清抄本。其中有张岱的《快园道古小序》，还夹有其乡人董金鑑在一九〇八年写的《快园道古序》。从清抄本因避讳而减笔的「玄」、「胤」、「弘」分析，可断定它抄于乾隆年间或稍后。至于自序后盖有「张岱之印」、「天孙」二印，虽与北京图书馆藏张岱手稿《朗吟乞巧录》中二印完全相同，但应是后人在抄写时所加盖。

《快园道古》是一部仿《世说新语》的著作，资料广博，内容繁富，文笔简炼，诙谐嘻笑随处可见。书中内容涉及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尤多张岱及其亲属、先世，和一些名人文士的佚事，可资研究张岱和当时社会的参考。

本书分二十门类，类各一卷，现存一、三两册，即卷一至卷五，卷十二至卷十五。对于残缺部分，有待他日发现后补入。本书由高学安、余德余两同志进行标点整理，对抄稿本中的个别明显误字，则径改而不出校。排印采用简化字。对整理中可能

快園道古 出版说明

出现的差错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二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快园道古小序

张子儼居快园，暑月日晡，乘凉石桥，与儿辈放言，多及先世旧事，命儿辈退即书之，岁久成帙。因为分门，凡二十类，总名之曰《快园道古》。盖老人喃喃喜谈往事，如陶石梁先生所记《喃喃录》者，无非盛德之事与盛德之言，绝不及嘻笑怒骂，殊觉厌人。后生小子见者如端冕而听古乐，则惟恐卧去。若予所道者，非坚人之志节，则不道，非长人之学问，则不道，非发人之聪明，则不道，非益人之神智，则不道，非动人之警戒，则不道，非广人之识见，则不道。入理既精，仍通嘻笑；谈言微中，不禁诙谐。余与石梁先生出口虽异，其存心则未始不同也。

世间极正经极庄严之事，无过忠孝二者，而东方曼倩偏以滑稽进谏，老莱子偏以戏彩承欢。在君亲之侧，尚不废诙谐，而况不在君亲之侧乎！则是世之听庄严法语而过耳即厌者，孰若其听诙谐谑笑而刺心不忘？余盖欲于诙谐谑笑之中，窃取其庄言法语之意，而使后生小子听之者，之忘倦也。故谑一也，伯夷见之，谓可以养老；盗跖见之，

謂可以沃戶樞。二三子听余言而能善用之，則黃叶止啼，未必非小儿之良药矣。岁乙未九月哉生明日，陶庵老人书于龙山之渴旦庐。

快园道古序

说部书之盛，其在明世乎？当时前后七子互相标榜，靡其风者，人人以秦汉自命。虽在贤达，濡染既久，其有出人一头者，不倾其所积不止。一篇既出，众口交谏，积谏不疑，梨枣遂夥。陶氏之《续说郛》，沈氏之《纪录汇编》，曹氏之《明世学山》，其渊藪也。然而千兔之毫，曾无一麟之角，荒忽鄙俚，弥望皆是。而何氏之《语林》，李氏之《明世说》，独见赏于曲园俞氏，谓可与刘义庆《世说》、王说《唐语林》、孔平仲《续世说》汇为一编，以成小说家之巨观。如曲园言，吾乡陶庵先生是编，亦其选已。

先生本世家子，年五十遭国变，杜门谢朋好，著书等身。其《石匱藏书》、《越人三不朽图赞》、《西湖梦寻》、《陶庵梦忆》诸作，俱脍人口。是编门目一仿《世说》，而于乡邦黎献，搜罗潜曜，十居三四。虽不及《梦忆》、《梦寻》之雋雅，然以此肩随何李，亦为可观。嗟夫！昔之君子，所以疲耗心力于言语文字之间者，盖以己之所得，假托于笔研，使受而读之者，各可因其事理之相近，有所考见，而措之

于行。若夫阴凝阳战，玄黄未剖，尺雾之隐，危同朝露，其亦善刀而藏可矣。乃复香拾从残，孜孜不倦，如先生者，其亦黍离麦秀之寄乎？岂凡为说部家比也！

题曰「快园」，园本御史大夫五云韩公别业，后归韩婿诸氏，明末又归陶庵，盖即锦鳞桥之韩衙池。此又留心桑梓者所不可不知已。光绪戊申（一九〇八年）会稽后学董金鉴。

快园道古目录

快园道古小序	一
快园道古序	一
卷一盛德部	一
卷二学问部	一九
卷三经济部	二九
卷四言语部	四三
卷五夙慧部	六五
卷六机变部(缺)	
卷七志节部(缺)	
卷八识见部(缺)	
卷九品藻部(缺)	
卷十任诞部(缺)	

卷十一偶隽部（缺）

卷十二小慧部……………七一

卷十三隱逸部……………九九

卷十四戲謔部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卷十五笑談部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卷十六志怪部（缺）

卷十七鬼神部（缺）

卷十八紕漏部（缺）

卷十九詭譎部（缺）

卷二十博物部（缺）

快园道古卷之一 盛德部

陶庵曰：冯子犹集古今笑，以德行为迂腐，遂将猷章求嗣、周木问安，皆以一笑抹之。则古之二十四孝，泣竹扇枕，何事不是儿戏，而至今称为绝德耶！《论语》记「乡人傺，孔子朝服立于阼阶」。圣人遇极儿戏之事，必存一分正经，用以持世。乃敢以极正经之事而概视为儿戏也哉！集盛德第一。

刘文成曾祖濠，为宋翰林掌书，每阴雨积雪，踞高阜望其突，无烟者赈之。宋亡，林融为宋起义，元使使簿录融，株连尽其里。濠盛治牛酒，延使者其家，醉之，肱其筐，私记其渠率二百人，而自火其室。使者走，火失录。濠佯为使者游核，第以所记二百人上，而里人所全者以千计。

吴尚书琳家居，太祖遣使察之。使者至公舍，旁见一人，坐小机，拔秧布田，貌甚端谨。问曰：「此间有吴尚书者，家何在？」公敛手对曰：「琳是也。」使者还，白状。召入为冢宰。

冢宰陈恭介致政归，夫人遣舍人儿迓于西湖，索綯盖数百。恭介讶问故，对曰：「夫人言，机隍数椽，何恃不为暑雨计？」闻者嗟叹。

张少参继孟，年未五十致仕，家徒四壁，居旁建茅屋三楹，扁曰「一笑亭」，日觴咏其中。客至，第肃至阶，送亦不出门。即朝贵往访，止折简相答。间留客，不过脱粟饭，或出蔬果杯酒，三五巡即止。凡造门者，得公一饭，深以为荣。

黄副使卷，盛年归里。家去城三十里，经岁不一至。至则市童见敝舆群指曰：「黄公来矣！」居常好客，客在座，徐起临庖，服袴鼻衣，治具无兼味，毕乃盥手，更衣出，率以为常。常借农具于邻，其人欲舁送之，力辞，自肩至田。

王新建封拜，见父执，事之甚谨。冬节拜牌，新建貂蝉乘马，从者言韩尚书在后，新建亟下马立道左。韩至，不下舆，第拱手，曰：「伯安行矣，予先往。」新建拱立，俟其过，乃上马。时人两贤之。

罗春坊洪先大魁天下，官修撰，侍其父宪副双泉公于家。客至，令衣冠行酒，拂席授几，如命从事。公欣然服役。

太祖筑泗州陵寝，中多杂冢，有司请徙之，太祖曰：「此皆我家旧邻舍，祭时可人予一分麪。春秋仍许其出入祭扫。」

鍾山孝陵成，门外有吴大帝冢，工部请择地别徙，太祖曰：「孙权亦是好汉子，留他守门。」

南京宫殿成，太祖与高后往视，见轮奐嵯峨，辄叹曰：「胡做乱做，做出如许事业！」仰视，见有画工在上，自悔失言，呼下欲除之。高后示画工以意，自摸其耳，画工遂假作耳聋，屡呼不应。太祖使人摘下，问是耳聋，遂赦之。

太祖常怒宋濂，使人即其家诛之。高皇后是日茹素，上问故，后曰：「闻今日诛宋先生，妾不能救，聊为持斋，以资其冥福耳。」上悟，即驰驿赦之。

萧山河兢父舜宾，以御史谪戍，赦归，忤县令邹鲁。诡言赦无验，械送戍所，属解人掩杀于昌国寺。捕兢，兢窜奔父友王鼎家。伺鲁迁官，兢募死士，伏钱唐沙上，击鲁垂毙，瞋其目，弃道旁，仇民以粪涂其口得活。兢诣廉访自首，廉访语稍阿鲁，兢啮臂肉喷入公座，廉访不能断。上闻，遣官即讯，坐鲁死，兢比唐梁悦例，戍福宁。正德改元，赦还。

朱太守明和，事亲极孝，自县令至知府，皆奉其封公以往。凡坐堂，于堂后设一帘，每事必告而后行。岁时燕会，必于堂上设筵，封公上坐，自隅坐侍饮，极声伎之奉。常自言曰：「朱瑞凤可为荣亲极矣！」郡中缙绅有设席者，必着人问曰：「有封

公帖否？「无封公帖，则不赴。」

朱明和待兄弟极友爱。作县时，出谒司道，其弟得狱中重囚贿，悉纵之，狱吏仓皇走白，屡言之不应，狱吏长跽曰：「纵囚，大事也，有碍主人官守，何置之不问？」明和笑曰：「蠢才，衙内相公放去，决不是白白放去，你急他怎地？」

朱明和在仕途，其族人有假其书牒当道关说者，事露，家人请治之，明和曰：「朱瑞凤乡会报至，我族人皆欣欣有喜色，却是为何？」

先文恭少年读书龙光楼，有秘室，为太仆公私藏。凡亲戚戚获盗取货物者，进出其前，文恭埋头读书，都如不见。

先文恭试礼部，出罗文懿门，放榜日，挟门生刺往候，文懿笑曰：「我与若结发友也，奈何以一日遂废半生？」固辞不受。文恭熟视良久，曰：「诚哉，言也！然非罗康洲不肯，非我张阳和不敢。」遂坐上座。

朱文懿当国，有江右房师子以贡入廷试，文懿知之往拜。房师子造宅回拜，百结鹑衣，自挟一刺。文懿款之书斋，欲属选司授一美缺，言之不应。夜冷加暖耳，强而后受。次日以暖耳送门上，不辞而归。文懿去位，方出就选。

陶恭惠以八座家居，一敝袴十年不易，补缀无完幅。朱少师衡岳里居，侍养封

公，客至，常身自行酒，毫不介意。

席应珍髫年即辞家学老氏，孝于母。母死之后，祀享必恸哭。或谓：「亲爱既割，何必若此？」应珍曰：「吾法当割爱入道，然世间岂有不孝神仙？」

薛文清与王振同乡，振荐之起用，不肯赴振谢。振怒，中以危法，当刑。门人皆奔走哭，文清神色自若。振有老仆，伏灶下抱薪而哭，振怪问之，仆曰：「闻今日薛夫子将刑，故哭也。」振感悟，遂得释。

苏人范从文，文正公的裔也，洪武中为御史，忤旨，下狱论死。上阅狱案，见其姓名籍贯，遽呼问曰：「若非范文正后乎？」对曰：「臣仲淹十一世孙也。」上命取帛五方，御书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」二语赐之，谕曰：「免汝五次死。」人称上怜才，而叹文正遗泽之远也。

杨铁崖避地松江，有一贵游子弟破产流落，数踵先生门。一日，竟持先生所购倪云林画去。左右欲发之，先生曰：「吾哀其困，使往见一达官，以书画为介耳，非盗也。」竟置不言。

杨尚书翥，有厚德。居京师，乘一驴，邻翁老而得子，闻驴鸣辄惊，公遂鬻驴徒行。天久雨，邻垣穴渚水其宅，家人欲与竞，公曰：「晴日多，雨日少。」后复侵越

其址，公作诗曰：「普天之下皆王土，再过些儿也不妨。」金水桥成，诏简有德者试涉，廷臣首推公焉。

杨二山至孝，为吏部侍郎，朝参毕，辄闭户谢客，终日侍母侧。盥漱卮盂、搔摩扶掖，必躬任之。春时为村妆，负太夫人迤逦行花丛中，婆婆香荫，供取娱悦。

文徵仲书画盛行，有以贖笔就正者，必曰「真迹」。有人问其故，曰：「卖画求售，是必贫子。我一言阻之，举家受困矣。」

陆师道师事文衡山，人谓：「陆公已贵，胡折节乃尔！」公曰：「文先生以艺藏道，无适非师。」奉之益笃。

洪武初，有孝子王渐，作《孝经义》五十卷。凡乡里有斗讼之事，渐即诣门高声诵义一卷，情即解释。后有病者亦请诵书。

刘祭酒弟璘，方轨正直。祭酒常夜呼与语，璘必下床著衣立，然后应。祭酒怪其久不答，璘曰：「向束带未完。」

家始祖松庵公，与某人同开药铺。先生四子，而是人乏嗣，欲求公为种一子。一日，留公于其家，酒醉之，扶入内寝，命其妻侍寝。公酒醒，见其妻，大惊，起，其妻挽住道其故。公曰：「不难，呼若家长来，吾有话说。」其妻走觅其夫，公逸出。

次日语其夫曰：「汝无子皆因断丧之故，今后伴我宿，候内人经期过，则放汝入内。」如公言，后果得一子。公后病革时，梦神人告之曰：「汝有阴德，与你子孙纱帽一船。」

孔寺丞坦率宏恕，于物无争。所居园圃近水，有盗夜涉，盗其蔬果，寺丞曰：「晦夜涉水，恐有沦溺。」即为造桥。盗惭不复渡。

姚苏州善下车：访知处士王宾，命驾往见之，及门，宾望见驺从，趋告姚曰：「恐惊老母，乞损驺侍。」善至里门下车，徒步自入，教人毋从。

董进士损斋以差过岳州，刘忠宣宅忧在里，损斋造谒。忠宣留之饭，饭麦糲，饌惟糟虾，无他具。损斋感省，终身砥砺清节。

太宰屠襄惠公，度量宽厚。里有柴姓者，假称屠公子，沿途骚扰，人以闻于公。公但呼而戒之曰：「汝为吾子，置汝父于何地耶？法有明禁，自今慎无复为此。」其人顿首，谢罪而退。

杨文懿公守陈，以洗马乞假归。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为何官，与之抗礼，且问公曰：「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」公曰：「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。」俄而，报一御史至，丞乃促公让驿。公曰：「此固宜，然待其至而让未晚。」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，